

寒门之暖

hanmen zhi nuan

彭见明 著

 海天出版社

寒门之暖

hanmen zhi nuan

彭见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寒门之暖 / 彭见明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19.4
ISBN 978-7-5507-2608-6

I. ①寒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3854号

寒 门 之 暖

HANMEN ZHI NUAN

出品人 聂雄前
责任编辑 林凌珠 戚乐也
责任校对 方 琅
责任技编 梁立新
封面设计 蒙丹广告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39 (邮购) 83460397 (批发)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-33133493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 5.875
字 数 90千
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
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一、关于幸福	1
二、我的崇拜	9
三、旧梦长绕	35
四、怡然若羽	57
五、天宽地阔	77
六、“走根笋”源	95
七、足够大写	115
八、如凜如然	153



关于幸福

我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。

我最大的幸福，是有过“五代同堂”的人生体验。我与我的血缘最近的长辈们，没有间断和缺失地生活在一起，他们见证了我的出生，我见证了他们寿终正寝。我们乡间认可的寿终正寝，是老人要老在自己家里，并有后人“送终”。如果是从医院里抬回来的，或逝于野外和异乡，都要被判定为非正常亡故，其遗体不能入宅，丧事要放在院子里办。人上了年纪，自知在人世的日子不长了，最担心的不是何时走，而是怎么走；最怕的是做游魂，不能归家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有九位血缘最近的长辈陪伴着我，他们分别是太祖母、老祖父老祖母、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、父亲母亲。

从微观来看，一个家庭是一条河流，我有幸最大

限度地看到了这条河流的长度和鲜活，从以上四代长辈的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形成。我在一个层级完整的羽翼下长大，源源不断地聆听到来自家族渊源深处的涛声。能够有如此难得的血缘体验的人，时下是少而又少。以现在的生育年龄，很少有人会看到三代以上。

我请懂电脑的朋友，修补放大八位长辈的照片。在我父母留下的老宅基地上，盖了一所不大的房子，将八老的照片，永久供于堂上，那样我会经常回老家看看，也会要求与我的乡土没有了关系的后代常去看看。这些照片分别是我的老祖父母、祖父母、外公外婆、父母亲。八张照片中，老祖父母和外公，亡故时只留下一张手指甲大的黑白照片，是从与他人的合影中挖下来的，早年我用碳素铅笔放大加工，得以保存下来。

有一个遗憾，我太祖母的照片无法补上。老人家升天时，我才五岁，我是她的第五代长孙，我们乡中有俗语：公（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长者）疼头孙，爷（父亲）疼晚崽。公为什么会特别疼爱头孙？因为头孙一落地，就意味做父亲的升级为祖父了，做祖父的升级为老祖父了，老祖父升级为太祖父了。在我们这

个没有诞生过官僚和富翁的穷山沟里，一个人最大的荣誉，莫过于看你是否有人，看你能繁衍出几代后人来，而财富啊，官位啊，若没有后人来继承，都是过眼烟云。而且从长孙身上，可以预见到再过二十年，“公”会再升一级。

爷为什么疼晚崽？是因为乡中有旧俗，父母老了，一般是随最小的儿子过日子的，为什么呢？道理只有一个，那时候结婚普遍早，十几二十岁都做父母亲了，父子间年龄差距太小，有如兄弟，自己老了，子女也老了，很多时候儿子会熬不过父亲而先逝。而晚崽一般要到三四十岁生，这才像父子关系，父母老了，晚崽正值壮年，有力气服侍老人，所以父母一开始就要考虑未来的退路，便要好好待最小的儿子。

我太祖母一定是无比疼爱我这个第五世头孙的，也许她还能从我这里见到第六代呢，她一旦活成了人瑞，就无上荣光了。在我们县上的清代县志里，记载着当时皇上是很敬老的，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钦奉恩诏：未届百岁，五世同堂者，令督抚按年岁给予匾额、缎疋、银两。九十以上赠“耄龄垂裕”额，八十以上给“彩娱大耄”额，七十以上给“禧

崇绛甲”额。也就是说，凡五世同堂的长者，“省长”或“县长”要派人代表皇上来上门嘉奖，每年还有“工资”发。嘉庆皇帝更看重老人，他颁旨：耆民七十以上，给予九品顶戴，八十以上给八品，九十以上给六品。嘉庆还规定了坟墓的面积：六品以下，自茔心数至四旁，二十有二丈（占地约五十平方米），设石象生，墓门可勒碑“某官某公之墓”。五世同堂，年过古稀，何等的荣耀。依此数来，我的太祖母可以享受皇封六品官衔（厅级），拿固定“工资”，葬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坟茔，并将官职刻于碑上，世代传扬。可以想象，我的出生，太祖母是如何的欣喜——尽管此时天下不归皇帝管了，没有待遇了，但高兴程度会是一样的，她一定是要争着抱我的，好吃的也会省下来喂我，而我却记不住她的模样了，后人也没有能力给她照一张相。但我记住了她的葬礼，因为她的后人众多，做了七天七晚道场。好在那时做道场，吃的斋，只是要多吃几石谷，不然我们这个穷家，也扛不下来。

我清楚地记得太祖母出殡时，上百个穿着白衣的后裔送葬，“八大金刚”抬着棺材，吼声震天，不走弯曲的乡道，径直往山上的墓地冲，把刚插上早稻的

水田，犁出一条深深的坑，“金刚”们从头到脚都沾满泥巴。我长大了问大人：为什么有路不走？乡党说这种出柩的方式，叫“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水”，无论前面是什么，都要冲过去。理由并没有人告诉我，但这样做，肯定是于亡者于后人，都是好。

我的太祖母二十岁生我老祖父，老祖父十七岁时就做了父亲，祖父二十岁育我父亲，父亲二十二岁有了我。九位长者，有五位活出八十多岁，其中一位九十有三。按我们乡中的划分，五代以内为血亲，我已经数不清这支血亲队伍有多少人了。

我父亲兄弟姊妹有七个，母亲的兄弟姊妹有六个，叔家姑家，舅家姨家都善生，多的生七八个，少的也生了四五个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在离家三百里外的岳阳工作，家里来电话催我回乡，说家里出了点小纠纷，对方买通黑社会的人介入了。那时候还没有110，没有报警一说。我回去后和黑社会的头子见了面，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：什么事都好说，打架的事就不要谈。他说我们的职业就是打架。我说你的队伍有多大？他说我分分钟就可喊来十几个人。我告诉他，我父亲这边兄弟姊妹有七个，母亲那边兄弟

姊妹有六个，光是生下来长大成人的堂兄弟表兄弟就有二十几个，还不包括嫁出去的姊妹的丈夫。二十几个兄弟中，我最大，今年还没满四十，最小的也有了二十多岁。古人说了：打架还要亲兄弟！你说这个架，你们那个三凑班子打得赢，还是我们这批亲兄弟打得赢？

他想了一会儿，说算了算了。起身就走。他算账快，觉得这场替人打的架，成本太高，不划算。出门时，我们还是送了他一包烟。出门后他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：以后有事找我啊。大有要同我们兄弟拜把子的意思。

我和我的老祖父母，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，和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，在我五十三岁那年，我外婆才谢世。我六十三岁送走了母亲。

我出身寒门，学问不及人，权位不及人，财富不及人，只是长者寿，亲人多，叫我哥的上百人，温情满满。

我是一介俗人，也爱虚荣，自觉有很多不及人的地方，但每想到人也有不及我的地方，便有了一份自信，权且算作是幸福。



我的崇拜

一般来说，被人崇拜的人，应该是有真本事的人，学问很好的人，德行很高的人，社会贡献很大的人，是人中精华。看来“崇拜”二字，是不能随便使用的，是一个严肃的词，是一个要仰望的词。

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我也经历过奢谈崇拜的年龄，我也曾试图表白对谁谁谁的崇拜。甚至还有文学青年居然也表白崇拜我，如果我因为写过一两篇号称获过奖的小说就值得崇拜，这就有些不严肃了，这样我就得很警惕了。我值不值得被人崇拜，只有自己最清楚，所以我也会对使用“崇拜”二字持慎重态度，要是我崇拜的人的学问，并没达到值得崇拜的高度呢？要是学问值得景仰而人品不高呢？要是空有其德而不具其才呢？离我太高太远、看不见摸不着的人，能够盲目崇拜吗……所以越是使用段数高的赞美之

词，越是要谨而慎之。

我很想使用一下崇拜这个词，但由于顾虑重重，一直没有找准目标。也曾有记者和学生问过我崇拜谁，这可难倒我了，说没有崇拜过谁吧，显得我很傲慢；说崇拜过吧，假话又实在讲不出。后来我想出一句搪塞的话：我欣赏所有人的长处。当然这也是内心话。后来想想，关于崇拜，毕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，我还是得有崇拜，思来想去，在我年过半百后，最后确定了：我崇拜的人是我的老祖父。

我的老祖父出身卑微，生长于山野，是个文盲，离人们概念中的值得崇拜的人物，实在太远，但我选择了他。

我的老祖父名豪翠，号听甫。一直到我开始写小说，为取不好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而发愁时，我才发现我老祖父的名字极其的诗意且高雅，我有意留心观察活跃在文坛艺苑的大腕们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还没有一个大名能与“豪翠”比肩。

我老祖父有三兄弟，另外两个分别叫拔翠、笑翠，也极好。将男儿取名叫“翠”，应该是极少的，这是个女性专用字。而我老祖父这块“翠”，并不柔

媚，附于豪迈，气宇轩昂，就有深意了。我祖父的名字也好，叫“雁羽”，大雁之羽，纵横天下，轻盈洁净。可惜到我祖父以下的后裔上百众，再也没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名字了。为此我十分好奇，难道我的祖上，曾经出过文化大咖？我二十四岁时，老祖父谢世。我二十七岁才开始写小说，这个疑问，来不及从文学的需要问他，就再也找不到出处了。

我找到一本族谱，可惜族谱也只修到我老祖父以上的四代，由此可见，如果真是大户人家，也不会只修这么多。

主持修编族谱的人选，一般是族中文墨较好的长者，谁都愿族中有幸出人物，凡稍有成绩者，都是要记入族谱的，做后裔楷模。尤其要与别的姓族比高下，满足虚荣心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修族谱，族上硬是坚持要把我这个小小的省作协副主席的称号也写进去，以示荣耀。看来真是族中无老虎，猴子也充王。

太平盛世，现在乡中修谱成风，凡考取了本科学校的学子，都要进史册。我仔细地查了我老祖父以上几代长辈，没有看到谁有一段介绍文字，也不知是真

没有出什么人物，还是世事多动荡，无心记录。

再看看我家的祖屋，就是最普通的湘北民居，土砖青瓦，偏屋盖的还是茅草。墙体没有一口青砖，屋顶没有雕梁画栋，当然更不会有书画瓷器之类的带贵气的摆设。我太祖母育下的子子孙孙，挤住在一个屋顶下，到了我父亲这一代，兄弟要分门立户过日子了，祖上勉强能够分给一间房，就不错了。我做过一个统计：我们这一代以上的所有长辈，民国时期没有人加入过国民党、三青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人参军、入团、入党、吃皇粮，连生产队的副队长都没有人当过。一大家几十口人，始终生活在最底层。

如此看来，我老祖父的名字，没有我想象中可能有的高贵出处。

我二十八岁这年，开始发表小说了，被调到县文化馆做文学专干，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。这年冬天，我趁着去长沙开文学笔会，顺便带我母亲去长沙看病。我母亲指着湘雅医院后面的一片房子，说长沙“文夕大火”前，我老祖父在那里置有房产。她说老祖父年轻时，生意做得不小，所以能够在长沙置业。